

大众新闻
客户端大众日报
微信**谈数**

河西是条走廊

□ 张世勐

西域的故事一定很早就开始了。在汉之前,经过春秋和战国洗礼之后站立起来的秦帝国,在全力向东发力的同时,已经不时感受到从背后吹过来的一阵阵凉气。在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南北夹击,黄土高原与塔里木盆地东西相隔之间,一道狭窄的长长走廊,成了千年风口。这儿地广人稀,却生机盎然;这儿气候干旱,却因祁连山的冰雪融水,绿洲片片;这儿族群汇聚,却纷争和冲突不断;这儿牛羊成群,宝马奔腾,却混沌剽悍。如果不是匈奴人挟持西域诸国不断向东袭扰,从秦帝国接过大一统版图的刘邦,并无暇西顾,不会急于把目光投向西面,引发凶险的“白登之围”。在汉武帝眼里,走廊不是一根烧火棍,而是一把钥匙,打造好这把钥匙,便能打开西域这把尘封的锁。在大便是疆界,便是尽头,便是阻隔的当时,只有保证这条走廊的畅通,新兴的东方帝国才能与中亚、西亚链接起来,一同繁荣昌盛。因此,张骞对西域的“凿空”之旅,既是帝国使命、国家战略,也是人类在前行中必然相互交往而走向彼此融合的大势。

胡人有香料、工艺品、地毯,汉人有丝绸、茶叶、瓷器,走廊既是关卡,也是通道;既是旅程,也是集市。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《中国》一书中,第一次将这条通道命名为“丝绸之路”。

这名字听起来贵气、文气、洋气,一如走廊上方那面星空幽远、耀眼和璀璨,足以引发无数人对过往的遐想。但所谓的“丝绸之路”,一开始却并不像丝绸那样质地丝滑,手感柔软,穿戴美丽。文明互相浸润,也会互相冲突;地盘各有边界,世事总在变迁。

和亲之策并非汉武帝所创,而是始于汉高祖刘邦时期,只是并不成功而已。同样,汉武帝派出的细君公主,不过五年便郁郁而终。且不说她嫁的乌孙王猎骄靡是一个老男人,文化差异,语言不通,水土不服,习俗不惯,列匈奴左夫人之后,屈为右夫人,单是按乌孙国风俗,她必须再嫁继任乌孙王的猎骄靡的孙子军须靡,尽管他们年龄相当,却也让她难以承受。当她向朝廷禀报自己的苦衷时,朝廷回复她的关键字只有两个:遵从。所以,她只能写下《悲秋歌》:吾家嫁我兮天一方,远托异国兮乌孙王。穹庐为室兮旃为墙,以肉为食兮酪为浆。居常土思兮心内伤,愿为黄鹄兮归故乡。然后香消玉殒。这《悲秋歌》简单翻译一下就是:“远离故乡,嫁与乌孙王。帐篷为家,毡子为墙。肉为食,酪为浆。思念故土,心情悲凉。愿化黄鹄,归故乡。”

尽管续嫁军须靡的解忧公主,内心要远比细君公主强大,适应能力也远超细君公主,可她再怎么强大,再怎么“解忧”,在再嫁继任的军须靡之弟翁归靡之后,在再嫁继任的翁归靡与匈奴夫人所生之子泥靡之后,面对暴虐失众的泥靡,她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,心劲也已经消磨殆尽。好在汉宣帝知晓动荡,怜其艰难,允其年老归汉,算是勉强善终。

和亲溢出的泪水,终究浸泡不出永久的亲情,一国的政治大任也非一两个弱女子的肩所能扛起,在和亲、和谈、合作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,武力就会自然被摆上桌面。任何文明的创造和生存发展都是有代价的,甚至这代价有些血腥。

像张骞貌似专为了了解西域所生一样,仿若一颗流星划过西汉天际的霍去病,貌似也是专为打通西域而生。这个少年军事天才,不怕孤军深入,擅长偷袭夜奔,初战封侯,六击匈奴,封狼居胥,驱赶强敌远遁,终使漠南再无王庭。而这期间,从他十八岁出山到二十四岁病逝,只有短短六年时间。解忧公主难以“解忧”,霍去病终“去病”,他几乎以一己之力,一举解除了汉王朝遭受匈奴袭扰的长年心病,同时也解放了西域诸国多年被挟持的手脚。

是时,所谓的西域诸国,无论是城郭国、行国、封国、王国、汗国,相比真正的西汉帝国,都只能算是一种割据政权的存在形式,还根本够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国,加之西域都护府的设立,自然顺理成章: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四座城池的崛起,也在所必然;四十五座荒原驿站,也开始了八百里快马急报:凉州不凉,“汉之号令班西域矣”!从此,货物成为语言的翻译,服饰成为家国的户籍,佛教、绘画和西域舞蹈成为文化的载体。此时的走廊,是一只胳膊,经络舒畅,是一腔胸膛,血脉偾张。阳关和玉门关,都关不住。

有了翻译家鸠摩罗什,有了僧人乐僔,也便有了三危山上的第一窟,也便有了惊艳世界的敦煌。这至高的艺术瑰宝,瞥一眼,醉千年。观一窟,思无邪。

及至遭“五胡乱华”,遇“永嘉之乱”,现“南北朝分庭抗礼”之时,走廊一时成为士族大族躲避战乱之所,以郭荷、郭瑄、刘昉为代表的河西三代学者,他们从马踏山下的临松雍谷成长起来,前后接力,终于接续上了先秦荀彦所供奉的儒学香火,儒风由此盛行。扁都口的万亩油菜花,开得漂亮。

隋炀帝杨广,因做过不少“弊在当代,利在千秋”的事,被后世评价为“其罪也彰,其功也卓”,当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巡视西域的帝王,登临焉支山西望的时候,但见雪山千年,古道漫漫,欣然于通往长安的丝路畅通。

盛产于大宛的汗血宝马,无论多么健硕,多么俊逸,从西汉跑到大唐也少不了八百年。它的每一行脚印里,都灌满了黄沙,路过的每一道车辙旁,都堆满了风雪。所有的皱褶都被经书展开,所有的崎岖都被物流铺平,被多元文化反复冲洗过的丝路已经慢慢丝滑。二十八岁登基的大唐天子李世民,听到了八十岁老臣裴矩所献上的乐曲《西凉》。当然,西凉不凉,全是古道热肠。

当海权意识从西方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,大明王朝却出人意外地把“禁海”作为国策,更别提清王朝的自高自大和闭关锁国,这不仅让一个东方大国的出海变得艰难,而且让一条富含生机的古道也变得萧条。

河西是一条走廊!

今天的我们,不仅要昂首挺胸地出海,还要重振“一带一路”的繁荣,与世界文明互鉴,一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

□ 张 炜

在逃离中完成

而持久的武器来进行斗争,是他身上最了不起的部分,也是人之为人最了不起的部分。当生命在混沌中形成的时候,就带着良知和良能,它并非完全由后天赋予。文明就在这种先天的基础上得以滋生、衔接和强化,这种顽强成长的力量不得小觑。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力量,人类才有了延续下去的理由、可能和希望。人类的历史就是运用这种文明来抵抗“丛林法则”,由失败到胜利或由胜利到失败的循环往复的过程。

如果说这是一场战争,那么从古到今,每一个人都不能逃离这个战场。这场战争就个体来讲会纠缠一生,对群体来讲则会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无所不在的状态。陶渊明洞若观火,他熟悉人性的秘密。整个魏晋时期乃至这之前的春秋战国、原始社会等等,人类历史上所有的“丛林法则”演绎的悲喜剧、苦难史和流血史,对诗人来讲都不陌生,甚至并不遥远。切近的“法则”活生生地强加到一些人身上,那种痛苦是不难想象的,陶渊明旁观近看,体会一定是极深的。

我们当然明白,无论是陶渊明还是其他人,都是“丛林”选择了他们,而不是他们选择了“丛林”。他们降生到世界上不是出于自愿和自觉,而全都是被迫和被动的,这不不是一次自我抉

择。这个道理对所有人都是一样。所以今天人们常常说的“体制内外”,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式各样的争论,其实要说透彻是很难的。严格讲一个人自降生到人世间的那一天,也就被“丛林”选择了,而不是他选择了“丛林”。他一定是被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体制所涵盖、笼罩和规定,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,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于“丛林”之外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个体的选择也是有限的。

人虽然被规定于自己生存的这个时空,但可以运用自由意志来超越被动进入的这个苦境,运用一个人所拥有的理性以及全部文明所给予的力量,用各种方式无数次地挣扎下去搏斗下去。他可以运用自己的艺术表达、思想表达和生活方式的选择,倔强地存在下去。

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,陶渊明之于魏晋,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标本。陶渊明身上的一些特异色彩,陶渊明式的日常生活,就表现了这种个体选择的超越性和坚毅性。这其中实在具有深刻的思想和哲学意蕴。

陶渊明在逃离中完成了自己,秉持了文明的力量。他既不认可那个“法则”,又不愿做一个颓废之士,最终算是取得了个人主义的胜利。尽管后来陶渊明穷困潦倒,在饥饿中死去,但作为一个生

兀坐听雪溜竟日

□ 张 健

及的天际。他从未走过回头路,一双脚印从未在同一景致上踏过二遍。不论风景如何瑰丽壮观,一生到过一次,已是万幸。一旦错过,便是一世。

大雪封黄山的美景,徐霞客这次没有错过。不是因为天气成全,我倒觉得是他真的累了,想驻足小憩,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。眼前就是风景,何必再脚步向前。

这一天,徐霞客兀坐在黄山顶上,成了漫天风雪的主人。第二天,雪开天晴,金光万道。他持杖踏进盖满厚雪的山路,又出发了。

多年前的一个冬天,也是风雪来袭,大雪封路。恰巧有个着急的任务,我需从济南去日照出差。那时,高速公路停摆,高铁还没开通。乘坐绿皮火车前往,成为别无选择的选择。

我坐在火车靠窗的座位上,眼睛一直盯着窗外。风雪中的树木迅速倒退,枝条压雪低。远山和村庄安卧在柔柔的白绒地毯上,列车的闯入打碎了那宁静的梦,水

墨画一般闪过。

很庆幸,当时的手机没有短视频撩人眼球,没有朋友圈招摇过市。因为走得急,连一本爱读的书都未随身携带。就这么干坐着,对着窗外的冰雪大世界发呆。

雪花如同小精灵,穿越窗玻璃直飞入怀中,甚至能嗅到她的气息,隐隐有一丝凉意。累了,就闭上眼休息,无边的思绪在落雪纷纷里飞驰。火车不知疲倦地前行,除了伸向远方的铁轨,就是呼呼而过的风雪。

这一路,我斜坐在火车窗下,享受着“雪国专列”带来的松弛感。此后,再无这样的乘车经历。这一次竟成遥远的绝响。

当年明月曾说:“我之所以写徐霞客,是想告诉你,所谓百年功名、千秋霸业、万古流芳,与一件事情相比,其实算不了什么。这件事情就是——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。”

无怨无悔的穷乐童年

□ 张文涛

我小时候生活在鲁西南的一个村庄,直到上大学那年才走出村子进了城。老家地处黄河冲积平原,地势平坦,土地肥沃,村子附近没有高山,也没有大河,却有着质朴淳厚的乡情和亲情,以及让孩子尽情玩耍的乐园。

那时,小伙伴最喜欢玩的就是村里村外随处可见的泥土。从村南的大水坑边找到胶泥层,用铲子挖出胶泥,再将胶泥反复揉搓,就能捏成各式各样的小手枪,晒干后打磨光滑,就可以把玩。有时还会把小手枪放在柴火堆里烧,这样小手枪会更结实。当时小伙伴们都会做泥手枪,还凑在一起玩打仗游戏。现在想来,还真佩服当时的动手能力和丰富想象力。还有“倒模子”,将揉好的胶泥塞进各种模具,倒出各种各样的模子,大家交换着玩或收藏起来。如今想来,也许我对各种动物和众多历史人物的认识就是从玩“倒模子”开始的。再如“眺方程”,用树枝在地上画出方程格、编上号,大家依次按编号单腿跳,跳数字最多的胜,这个游戏很能锻炼协调能力 and 计算能力。还有“弹琉璃蛋”(也称“玻璃球”),先在地上抠个洞,两米外面画线,把各自的琉璃蛋放在线上,趴在地上分别朝着洞口用手指弹,先进洞的胜,胜方获得对方的琉璃蛋。有次我就把琉璃蛋输光了,难过了好几天。

要说最能考验体力、技术和团队协作的游戏,那便是“打柁[gǎ]”了。将

五十厘米左右长的柳木棒做成手持棍,十厘米左右长的枣木棒两头削尖做成“柁”,选个宽敞土路,地上画个圆(叫“城”),将柁放在“城”里就可以开打了。游戏可单挑,也可分两队,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打,先打的人队员用棍敲打柁的一头,柁弹起,再用棍抽打柁的中部,柁就飞出,简单的是看谁打得远,远者赢,近者输;复杂点的是轮番打,对方如能将飞来的柁用手接住就算赢,接不住,再用两次机会将柁扔进城,如扔不进,对方继续打,有时一个回合下来,能将柁打到村外去。还有一些更复杂的、更激烈的打法,如今记不太清了。因打柁忘记吃饭,回家挨批也是常有的事。还有个考验体力和技术的游戏是“打纸板”,将纸张折成四方片,三五成群轮番比赛,通过砸、扇等方式,设法把对方放在地上的纸板掀翻,成功了就赢走对方纸板,有时为了更好取胜,就叠了许多不同大小和硬度的纸板,有的小伙伴甚至把课本撕了折成纸板,回家挨了家长一顿揍。

当然,还有许多女孩子玩的游戏,譬如“扔沙包”玩“骨头子”等,十分有意思。那时女孩子家都会针线活,用不同颜色的碎布缝制成拳头大小的布包,里面填好粮食缝上口,就做成了沙包。扔沙包是个集体游戏,先由一个人站在线外扔沙包,其他人站在五六米远的地方,被沙包砸中的就换到线外接替扔,直到砸中人,再轮换,女孩子们奔跑雀

跃,好不热闹;鲁西南盛产青山羊,逢年过节家家要炖羊肉,每逢炖羊肉时,女孩子都等着要羊腿关节处的小骨头,我们叫“骨头子”(也叫“羊拐拐”),一只羊出四个,集齐一副需五个),处理干净的骨头子就成了女孩子的玩具,要好的女孩还将其染成各种颜色,立着像小鸡,躺着有四个不同的凹凸面,她们席地而坐,三三两两比赛,单手将一个骨头子抛上去,利用它落下的瞬间,将另外四个骨头子依次摆出相同的姿势,摆成小鸡难度最大,先摆好的一方胜,上下飞舞的骨头子让女孩子变得心灵手巧、眼疾手快,当然磨破裤子回家同样会挨批。还有踢毽子、捉迷藏、跳皮筋等,也是非常有趣的游戏,男孩子和女孩子可以一起玩,其乐融融。

那时小伙伴们都很皮实,磕着碰着伤着也不在乎。受伤最多的是在水坑里“洗澡”(也叫“玩水”和“游泳”),以及“打坷垃仗”和玩“洋火枪”的时候。我们村南有个大水坑(用来盖房取土和村子排水),在雨后就成了小伙伴的乐园。如今会游泳,还多亏那时候。那时的夏天雨水特别多,坑里壕里都有水,幼童由家长带着在水坑玩,大点的孩子放学或下地干活回来,就踊跃跳进大水坑,不会游也不怕,先从浅水游,然后由浅入深,只要身体不沉底,动作怎么合适怎么来,很快就能轻松自如地游来游去了,再捏上鼻子练潜水,然后搞比赛。水坑里难免有些碎玻璃

啥的,被划破皮肤、扎破脚也是难免的事,即使如此,也挡不住小伙伴们争先恐后“洗澡”的冲动,留下的伤疤竟然成为孩童记忆的炫耀资本。再说“打坷垃仗”(“坷垃”就是“土块”),每逢看完一次关于战争的电影,大家总会迫不及待聚起来模仿一场阵地战,兵分两队,预先找好土墙或在土质松软的庄稼地筑好土堆当掩体,各出一人当指挥,一声令下,各自朝对方阵地开始投掷土坷垃,再伺机发起冲锋,先冲到对方阵地的一方胜。这个游戏,现在想想都后怕,毕竟太危险了,几乎每次都有被砸伤、被砸哭的,可就是这样,小伙伴们还都踊跃参加,生怕被人瞧不起。

那个时候,每家的粮食都不富裕,平常吃的多是地瓜干、地瓜面,后来才有了玉米窝窝和白面馍,就连母亲专门为喂小鸡蒸的杂面窝头也只能偷着吃点,猪肉、羊肉和鸡蛋仅仅是过年时的特供,所以那时的孩子都盼着过年。我们的村庄距离县城十多里,还是在刚上小学时,我搭乘同学家的马车第一次进城赶十月大集,美美吃上了一顿水煎包,买了两个演草本,满意而归。就是从那时起,我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和期待。

现在细细想来,我们这代人的童年,大都生活困难、物质匮乏,家中兄弟姐妹多的感受更为明显,但似乎并没有一味感觉到苦,反而充实、快乐,有着感恩过去的温暖 and 留恋。也正是那些艰难的日子,让我们渐渐懂得了亲情和友情、真诚与责任。